

河北新文学大系

■ 小说卷

■ 中长篇小说集 · 中

■ 王长华 崔志远 主编

北出版传媒集团
北教育出版社



河北新文学大系

■ 小说卷

■ 中长篇小说集·中

■ 王长华 崔志远 主编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燕赵文化研究系列丛书

河北省社会科学重要学术著作重点出版资助

顾 问 / 铁 凝

关仁山

赵景之

解晓勇

主 编 / 王长华

崔志远

选 编 / 马 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北新文学大系. 中篇小说集 / 王长华, 崔志远

主编; 马云选编.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5434-9755-9

I. ①河… II. ①王… ②崔… ③马…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河北省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河北省③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④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⑤长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⑥长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8.22②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47165号

中

苇塘纪事

杨 沫

走进大苇塘

傍晚天，我刚收拾好我的小包，村干部派来的向导就到屋里找我来了。这是一个黑大汉，进门就亲热地说：“老李，咱们该起身了吧？道儿可不近呢。”我说：“嘿，老赵哥，是你送我呀！那好极了。你先抽袋烟，我给大娘算完粮票咱就走。”房东大娘立在我身边，我掏出粮票菜金，她推着我：“闺女，你怎这么小瞧我呀，我不要！你刚住这么一两天就走，叫人心里热呼啦的难受……你哪天再回来呀？”我安慰大娘：“大娘别难受，过几天我们还回来住在你这儿——你不嫌烦呀？”大娘把手按在我嘴上说：“闺女，别这么说，抗日人人有份儿……你们这么风里来雨里去，还不是为了俺们老百姓……”我急着走，顾不得再说什么。挟起小包刚走到门口，看见大娘从她的仓房屋里急忙追到门口，又拉住我的手，喘吁吁地趴在我耳边小声说：“你是到大苇塘去吧？嘿！那可是个好地方，保险，我可放心了。那儿没这东西……”她从兜着的大襟里抓出几大把红枣，急忙塞在我的小包里，怕我不要，着急地说：“你们得走一夜，那远的道儿，大娘穷，没好东西给你，饿了吃口枣也是好的……”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想不要，又怕老人会感到失望，我就不言声了。我紧紧拉着大娘的手，说：“大娘，你回去吧，过些日子我一定看你来。”我和老赵走了挺

远，才听见大娘关门的声音。我心里热呼呼地想：“妈，亲妈也不过这样儿呀，可是我和她非亲非故，只不过我是个抗日的工作人员，她是个抗日的老百姓。”

我接到领导同志的来信，叫我连夜赶到大苇塘去。我从大娘家里起身，到胜芳附近的大苇塘，足有八九十里路，中间要穿过好多个敌人的据点和几条敌人汽车不断来往的公路。天已经昏黑了，我和老赵就在野地里紧走起来，我左胳膊挟着小包，右手紧攥着“橹子”^①，老赵宽宽的厚肩膀就在我前面一摇一晃地迈着大步。每走到一个村子外边，我们总小心地压着气儿，趴在壕沟里听一阵子。走路的时候，老赵在我前边二三十步。他听见没有可疑的声音，就轻轻咳嗽一下，我们接着又走。

黑夜静悄悄，星星闪闪发光。敌人的大岗楼，就像黑乎乎的大怪物，一个个在眼前闪了过去。走了二十多里，前边的路老赵不熟悉了，我们按既定的秘密交通站找到了新的向导，他回去了。虽然这些新向导我不认识，但他们冒着危险，拼着性命送我，一见之下，我们自然就把生命联在一起了。接着他们在前，我在后，我们像猫一样悄悄地在敌人心脏地带穿行。

整整走了一夜，我们平安地闯了过来。到天快明的时候，我简直走不动了，不过已经到了苇塘边的一个小村庄。

河北胜芳附近这片大苇塘，方圆足有百八十里，青翠的苇子，无边无际，远处望去，好像天边的一片绿云。一九四三年冀中、大清河北的十分区，在日本鬼子“五一、大扫荡”后，成了敌占区。可是抗日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并没有被残酷的烧杀所吓倒，各级抗日领导机关，也没有退缩，仍旧和老百姓在一起坚持着大清河北的残酷斗争。但是敌人不断地追赶着我们，叫我们不能存身，不能工作，于是我们走进了大苇塘——这儿稠密的苇子机枪打不透，秘密的苇林小道敌人进不来。分区的领导机关和打过仗的部队，就进到苇塘来休整、办训练班、开各种会议……亘古以来只有飞鸟，没有人烟的大苇塘，变成了十分区坚持斗争的大后方。

我找到村里的接待处，交出介绍信、通行证。一个穿着绿军装的同志

^① 小手枪。

详细地盘问我以后，微笑着向我解释说：“同志，你是头一次到苇塘来吧？这是军事纪律，不得不小心。你走了一夜，肯定累了，也饿了，先歇一歇，吃过饭送你进苇塘。”

听说允许我进苇塘，又给我饭吃，我的快活真没法形容。我是在敌人心里走了一夜，真的又乏又饿了啊。我高兴的大声说：“同志，麻烦你，我真是饿了……走了一夜腿挺痛，可见了你们，我高兴得不痛了……”

饭后一个穿着便衣的通讯员，领我进苇塘。我们在狭窄的苇林小道上走着，脚下踩着烂泥。没走几步，我的年轻的向导先对我说起话来：“咳，这位妇女同志，你知道这道儿全是咱们自己打开的吗？你看它弯弯曲曲的多像八卦阵，不知道的飞也飞不进来——别看它苇塘边上就有好些岗楼子，那才是干瞪眼……”他黑红的圆脸上露着得意的笑容，滔滔地说着：“这里早先是土匪躲官兵的地方，这两年咱八路军也利用这地方打日本啦！咳，前几天咱们一个连在霸县东边消灭敌人一个小队，等鬼子调来大队报复的时候，咳，咱们部队早进了大苇塘啦……”他对我挤了挤眼，样儿是那么天真、得意、快活。我听着听着，心里说不出的新奇、高兴。我说：“真是！这地方太好啦，要不是有这个大苇塘，咱十分区坚持工作更困难——喂，同志，这苇子道儿是你们打开的吗？”小伙子忍不住骄傲地笑了。他说：“是呀，我们一镰一镰割的，我们开辟了这秘密的小道。咳，这还不算好呢，同志，你往里瞧吧！苇林子里头又是流水，又是荷花，又是小船，又是飞鸟，咳，真好像画上的仙境儿！我一到里头，就忘了外边还打着仗哩，咳！”他越高兴，话说得越快，“咳”就越多，脚步也越快，好像要赶快把我领到他心爱的家里。我紧步追赶他，再顾不上和他谈话。我们左转右绕，在抬头只能见到一线青天的密密的苇林当中，走了有四五里地，最后，渡过一条小河，上岸不远，嘿！真是豁然开朗！在一大片平地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黄色席屋，这席屋比平常房屋还高大，有些屋顶苫着大雨布，有些窗子上飘着白纱。这些错综排列的席屋，包围在苇子林里，好像无数黄色的小岛，矗立在无边的绿海上。

“你可来啦？”陈萍一把拉住我，把我推到她住的席屋里，头一句先问我：“你这些天没出错？还每天钻洞吗？”我笑着说：“短不了钻——可自然没出错，出了错怎么还能到这儿来？你这傻丫头！”我们俩都笑了。许

多熟识的同志都来看望我。现在我可以在苇塘里好好学习、工作。我知道苇塘并不是什么避难所，它像一把尖刀插在敌人心窝里。我们的责任是要握紧这把刀！

炮火中的仙境

陈萍是和我一起工作了几年的老战友。这是个黄头发，黄眼睛，细长身材，白脸蛋，好像西洋姑娘的女同志。白天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办公，晚上我们睡在一个蚊帐里。生活上我们彼此关心。她尤其关心我。我马虎，东西乱扔，她总替我收拾；晚上我踢了被子，她替我盖。可是开检讨会时，她批评起我来，可不客气呢。她细弯的眉头紧皱，瞪着圆眼，严厉地说出我的缺点。甚至这件小事她也批评了我，她说：“李同志，你说你来苇塘的时候，老乡还给了你几大把枣——群众纪律，你难道不知道吗？！”我想了想，接受了她的意见。这个同志对人要求严，对自己要求更严。我真喜欢她呢。

苇塘的白天比外边热多了。中午太阳像火一样泼下来，透过薄薄的席顶，热得人头昏眼花，汗像雨一样流。我们各个席屋里的同志谁也顾不得热，都趴在桌上急忙地写、看，专心一意地工作着。有时我喘一口气，用毛巾擦擦流下来的汗珠，抬头看看陈萍，她的汗水也正经过脸上的雀斑点，大粒大粒地流下来。可是她不擦，把脑袋埋在纸上动也不动。我忍不住说：“陈萍，真他妈热！还不如在‘望天猴’^①里舒服哩！”待了一会儿，陈萍才抬起头，看着我笑笑说：“要是叫鬼子把你掳去就不舒服啦……”我瞪了她一眼，顾不得再说话，又都急忙写起来。因为我们明白苇塘席屋的寿命不是长久的。到了冬天，苇子打完，我们就得离开这儿。我们肩上的任务是那么重，大家必须利用这块地方加紧工作。

晚饭后，天气凉爽了，我们也休息了。球场上响着杂乱的笑声、说话声，水面上摇荡着各式小船。同志们有的去摘荷花莲蓬，有的打着小桨去水面上闲荡。我和陈萍还有年轻的会计高信，时常一块驾着小船，在沟港

^① 为躲避敌人挖的小地洞。

交错的河面上飘来飘去。水面上娇艳欲滴的荷花在翠叶上面盛开，散发着叫人心醉的香味；美丽的水鸟成群地在上空飞翔，冲破了天空的寂静。我们划着小桨飘在清亮的水面上，望着四周丛密的苇林和身边轻轻的流水……我忽的想起送我进苇塘时候，那个年轻向导说的话——“画里的仙境”，多日紧张的心境更加松快，心里沉醉般地飘飘然了……

高信在船上教给我们唱一支民歌，每天我们都在船上随着他的歌声欢快地唱着：

河里水，哗啦啦，
请你给他捎个话：
莫说这，莫说那，
就说你英勇抗战莫想她……她……

高信雄壮的、陈萍婉转的、我愉快的歌声，一起拉长了“她”字，长久地回荡在水上苍茫的暮色中。

我们插了翅膀

我到苇塘还不到半个月，忽然发生了情况。上万敌人扑向大苇塘来。据司令部估计：敌人要包围苇塘，企图把我们的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全部消灭在这里。接着，苇塘外面的岗楼上搭起了十几丈高的瞭望台，上面架着大炮。接着，大炮打过来了，苇塘只要一冒烟——“哄”的就是一炮。但敌人却不敢直闯进苇塘，大队人马只在外面层层包围着。

我们有两天不能做饭吃了，胡乱吃点干粮喝点河水度日。包围越来越紧，大家紧张起来，各部门都忙着整理文件，向泥里坚壁东西（苇地里挖下半尺就是水）。常常一颗炮弹飞来，猛的一炸，同志们互相看看知道没伤人，谁也不管它，仍然各人忙各人的。这天上午情况更紧了。敌人抓了大批民夫，拿机枪逼着他们打掉苇子向里推进。于是我们机关人员得到命令：当夜撤出苇塘去，准备新的战斗。

白天，我和陈萍整理文件和各种书报，怕妨碍战斗，都在力求轻装。到了苇塘，大家刚刚多了一点儿的家当，又要坚壁——实际谁心里也明白

就是扔掉，都有点儿舍不得。我掂掂这本书，又掂掂那本书，好不容易东讨西要得来的书，没看几天又要扔掉——陈萍看我抱着书舍不得的样儿，一把抢过去说：“给我！我给你带着。”加上我的书，她看着她那大大的包袱皱起眉头说，“这可怎么着？遇见战斗……”她拣出了她的几本书：“要不坚壁我这个吧。”我又抢过她的书说：“我替你带着吧。”加上她的几本书，我的小包也成了大包。高信在旁边看着我们一个劲蘑菇，笑道：“二位要去住娘家吗？好大的包袱！碰见战斗，别说跑，就抱着包袱哭吧！”叫高信一讽刺，我们都觉得不对劲儿，一撇嘴把书报、蚊帐、棉被、衣服，每人收拾一大包袱，拿着锨，就在苇楂当中刨了一个小坑埋在泥里。我像埋了自己孩子似的伤心，埋完了还站在苇地旁边，久久不愿离去，嘴里嘟哝着：“《联共党史》——苏联版的……谁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呢？……”陈萍也望着她那个小坑自言自语：“哼，《联共党史》呀？——我那《整风文献》就不重要啦？”我们俩离开苇地时，忍不住一齐骂起来：“妈的，日本鬼子真该千刀万剐！”

我们彻底轻装了。每人只剩下一个日记本、几本重要的党内文件和两件单衣裳，用包袱皮儿对着角捆成一个小卷往腰上一系，轻便多了。陈萍把小包系在腰上，向高信跳过去说：“老高，比比！你那包袱才像去住老丈人家呢！”

天还没黑，出发还要等一阵子，我就到报社那座席屋去串门。几个小伙子正在向水里抬着一架石印机，社长老汪也在忙着收拾东西。他见我进来，抬头对我勉强笑了一下——他的脸又黄又肿。他说：“你看，老李，我们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敌占区买来的石印机，还没有用就要扔在水里……”老汪的样儿好伤心，埋石印机也像埋掉他的孩子，说话嗓音都变了。我安慰他说：“老汪，石印机算什么？抗战胜利了，咱们还有的是铅印机呢。”老汪叹了一口气：“可是——咱们能赶得上使铅印机这一天吗？”我不爱听这话，驳他说：“怎么赶不上？抗战当中咱们横不能都死光！”

正说着话，专员派人找我去开会，我赶快回到我们专署的席屋那边。矮矮的闻专员坐在板铺上，我们十几个干部有围他坐着的、有站着的。他和我们简单谈了谈苇塘周围的军事形势和我们走出苇塘以后的工作方法；说明我们反“扫荡”不是退却，我们还要待机主动地进攻，这是敌我错综

复杂巧妙的斗争。又说：“苇塘里面咱们还要留部队打麻雀战，可是周围被敌人包围着，他们的给养、情报，就要依靠苇塘外面的文新^①七区来解决，七区村庄都被上层分子掌握着，我想咱们留下一个干部加强掌握这里的上层，帮助区里完成情报、给养等任务……”专员慢条斯理说到这儿就停住了。他慢慢装上一袋烟，打着火镰吸在嘴上，才接着轻声说：“环境可是残酷呀，你们看谁留在这儿工作合适？”

大家静了一会儿，高信先说：“我留下行么？”教育科的张科员说：“专员，我家离这儿不远，工作方便，我可以留下。”陈萍说：“我可不会做上层工作，鞠躬哈腰地我看不惯。我愿意留下做下层工作。”看没人说了，我说：“专员，你不应当这么问大家，本来这个任务就是我的——我的任务早就是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为什么还问别人？”闻专员笑了，他磕打着烟袋说：“我知道你做这个比较合适，可是敌人这么疯狂，你身体又不大好，留在这里，我有点儿不放心。”我说：“没什么，反正是依靠群众嘛，哪儿都是一样……我就留在文新七区吧。”老闻拉起我的手晃了两晃：“好！你就留下。今晚去找于振德——他是七区区委书记，也是小队政委。”

天黑了，我们整队出发。奇怪的是，并没有队伍送我们，我们五六十个地方工作人员，除了一半同志有手枪，再没有别的什么武器。由两个常到苇塘来打渔的老乡领着我们，绕过敌人的包围圈，从一条没人走过的大草丛里穿来穿去，最后绕出了大苇塘，神不知鬼不觉的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鬼子后来气愤地说：“八路大大的能人，长了翅膀飞了的！”

突围这夜的景色实在叫人难忘：我从没见过这么又高又大的青草丛。我们在月光底下，从草丛当中穿过来，各色不知名的野草，夹杂着各色不知名的野花，不时地拂打着我们的脸。花草的异香，高高地飘散在我们头上，我们就从这没人走过的草丛里用劲地踩过来，踩出了一条细长的小道。我走着走着猛一抬头，看着天上朦胧的月色，看着同志们矫健的身影，看着大家两手用劲排除野草，又用劲望着野草的那种生动的脸色，我的心头充溢着新奇而又美好的战斗激情……突然咚的一声大炮。接着机枪

① 文安县和新镇县各一部。

也哒哒响个不停，我们都赶快加紧了脚步。

“我要报仇！”

绕出苇塘后，别的同志都回到秘密根据地去了。我由一个老乡领着，到半夜才在一个村旁的小坯屋里找到了于政委。他还没有睡，我把介绍信交给他，笑着对他说：“我愿意在这儿跟你们一块坚持工作——可就是太麻烦你们了……”我想，在这样紧张残酷的环境里，平空给他们添上一个女同志，既不会打仗，又不会跑路，人家一定不欢迎。

可是于政委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他站在屋中的麻油灯旁，矮矮的粗壮身子挂着盒子枪。包头的白手巾下面，两只大眼闪闪发光。他笑着，说话声音挺诚恳：“你来得正好，俺们这儿工作正需要人——上万敌人都在咱七区包围着大苇塘……”他想了一阵才又说：“咱七区工作任务可重哩！”我心里没底，嘴里不由自主地说：“我不见得能给你们什么帮助，只怕多麻烦你们……”于政委，这儿离苇塘有多远？”“十五六里地。”我惊奇地说：“什么？才十五六里？我可走了快一夜哩！”于政委笑起来，脑门上的皱纹成了个大“三”字：“这就是打游击呀！李同志，你说对不对？”他忽然哈哈笑起来，笑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从此，我就和于政委的小队一块打游击了。

第二天天一黑，我们就转移。

黑夜，周围的炮楼都像怪兽样高高地蹲在半空中，我们这一支十七个人的小小游击队，急匆匆在野地里紧走，悄悄绕过这些发着亮光的炮楼。走了不过十里八里，进了一个大村子，突然停在一座高房前。一个队员狸猫一样，抱着墙角几下子就上了高房。不大一会儿，大门轻轻开了，我们都走了进去，大门又紧紧关好。房东是一个地主，我没有见着，我和他家的妇女睡在一条炕上。可是我睡不好，刚睡着就醒。队员们轮流在房上放哨，于政委和小队长金栋也轮流在房上查看。我听着窗外的梯子上来下去总有人声，忍不住也起来溜到房上。于政委正立在临街高房的花墙后面，一动不动地直着脖子望着远处，在他身边走来走去的是一个抱着大枪的队员。远处一股火光流星似的升入黑暗的天空，政委回过头来对哨兵说：

“看！鬼子又出发了——这是出发的信号。”哨兵是个愣小伙，抱着大枪猛地一刺，大声喊道：“兔羔子们闹吧，糟的急，死的快，兔子尾巴——长不了。”政委急忙小声止住他：“刘德，嚷什么？这是什么情况呀！”名叫刘德的小伙缩着脖子吐了一下舌头不作声了。

我走到政委身边哑着嗓子低声说：“于政委，天快亮了吧？”天气有点儿凉，我打了一个冷战。政委转过头来笑着说：“还不呢——天亮咱们就躲开这地方，你跟着我们更得小心——你放心吧。”他似乎怕我不习惯这激烈的战斗生活，暗暗宽慰我。我说：“于政委，这样的生活我早习惯了，不觉得怎样。”

一阵紧促的枪声，把我们的谈话止住了。我们向周围静听了一会儿，知道不会有事，就坐在屋顶上闲聊起来。我问他是哪县人，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想不到，他抱着腿像个老太婆，向我滔滔叙起家常来。

他说他家是文安县水乡里的人，五岁没了爹，家又穷，娘缝针连线地把他抚养大。十岁上就给财主家做小活，大点儿扛长工。八路军过来了，家里才赎回几亩地，光景好过点，才娶上了媳妇。他在村里当过农会主任，参加了党，后来是村支部书记。三年前，有一天清早，鬼子突然包围了村庄，他洒水逃出来，老婆孩子正好住娘家没被捉住，老娘就在这回叫鬼子挑死了，因为汉奸报告是他娘……

说到这里，他低下头不作声了。我知道他想起年轻守寡的娘，想到她的惨死心里难过。沉默了一会儿，我又问他：“那你以后怎么参加工作的呢？”

他慢慢抬起头，并没有眼泪。黑夜里，他眼里蓦然闪着一种火焰，凶狠地瞪着我，好像我就是敌人——一点儿不像刚才温和善良的于振德。他突然大喊一声，把我吓了一跳。

“我怎么能不出来？我要报仇！”他压住自己的激动，很快把声音放低了，“我打河里洒出来，听说杀了我娘，我家也没回就找到县里，受了两个月训就分配到区里工作了。”他的声音更低了，“出来日子不多，村里就安上岗楼，他娘儿几个在家里……我两年不回家了，谁知道他娘儿几个死活……”这回他没有低头，而是直着两眼，呆呆地望着黑夜的天空，脸色变得很忧郁。过了一会儿，他立起身来，盒子枪砰的碰了地一下，他又诉

说起来：“李同志呀，你不知道，我家里还有三个小子，小的今年才四岁。我出来的时候，他才会走，那么胖，小老虎似的……”

我深深体验到这个农民同志的心情——他有老婆，有孩子，他爱他们。

于政委一回头，小队长金栋早立在他身后。这是个瘦长个子的年轻小伙，瘦窄的脸含着微笑：

“老于，怎么？又想老婆啦？”

老于停了一会儿，说：“想她有什么用？还不如多打死几个鬼子！”

整个夜里，机枪总不断在远处、近处哒哒乱响。哨兵在我们旁边来回游走，村里打更的梆子零乱地敲着。我和老于、老金谁也不想睡觉，就坐在房上的一角，小声谈起话来。小队长首先说起自己：

“我离家四年了，更不知家里人死活——管他妈的呢。打败了日本再说……有老婆孩子，你想他们——像我这没老婆孩子的，你想谁？日本鬼子耽误了我的老婆孩子……”

我和于政委都笑了，老金却不笑。他绷着脸，太阳穴的青筋都恍惚看出来。他正经八摆地继续说：“想起那几年在天津当学徒，见天给掌柜的提夜壶，挨白眼。一赌气不干他妈的了，跑回来参加了八路军。哼，这生活痛快多啦！先说不用他妈提夜壶……”我忍不住又笑了。

我也讲起我的经历：“事变前我在北平上学、当小学教员，丈夫也做事，生活挺不错，有了孩子亲亲热热地自己奶着……‘七·七’一事变，北平叫鬼子一占，我们忍不下这口气，都来到冀中平原参加了抗日工作。把两个不大的孩子都交给他奶奶，有一个正吃着奶……我狠心地扔下他出来了，现在已经有六年和家里不通消息，孩子更不知死活……”久已淡漠的孩子的影儿，突然钻到心上来——那个大眼睛的、漂亮的小萍，那个肥头大耳的青青，还好像当年躺在我的胳膊弯里，娇嫩的小嘴使劲地吮着奶头……我心里怪难受，眼里噙着泪花，我压住了我的感情说：“我喜欢我的孩子，那个大的病了，我守着她七天七夜没睡过囫囵觉，可是正是为了他们，我才咬牙舍掉了他们……”

我这话似乎给了于政委一点儿鼓励，他的脸色变温和了，他站起来，拍着小队长的肩膀，兴奋地说：“老金，你看鬼子不愁打不走——咱们的

同志全那么坚决，娘舍掉个人孩子可不容易呀……怎么，底下弟兄有什么问题没有？”老金说：“没什么问题，只有李金芳说了点怪话，他刚才当是我睡着了，躺在板凳上，对吴金胜说：‘他妈的一顿饭四两小米，脑袋掖在裤腰带上……’吴金胜说他：‘你年轻轻的不坚决抗日，叫鬼子抓住当白脖^①吗？’他不言声了。”于政委歪着脑袋听完了，说：“老金，不要紧。这些人都是好农民，打鬼子是硬汉。只要加强教育，关心他们的生活——没问题。”停了一下他又问，“农会老李呢？”

小队长皱着眉说：“睡得呼呼的，天不管，地不管，就是睡大觉。”

于政委也皱了眉：“情况那么紧，工作没人做，光跟着睡觉……”他望了望天色，“老金，咱们该出发了吧？”“该出发了。”我们三人都走下了高房。

青纱帐里（一）

冀中在敌我斗争最残酷的那些年月，我们十分区曾有许多同志两年没有见过太阳，人们的面孔变得又白又瘦。我们不是住在有炮楼的据点里，就是住在炮楼旁边的村庄，时常和敌人只隔着一道墙。有时，我们正在屋里开着会，敌人就在院里喊叫起来。

我们不是单纯的坚壁、隐藏。白天，是敌伪血腥统治的世界，一到夜晚。世界就翻过来了。敌人吓得紧关着楼门，挂起吊桥。我们隐蔽了一天的同志们，开始走到街上，走到各村，给老百姓解决问题；和各方面接头讨论工作；捕捉汉奸；教育岗楼上的伪军……同志们都是一干一个通宵。

在文新七区，情况稍有不同。这儿庄稼特别茂密，高庄稼多，又有大苇塘作依托，因此，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少数游击队，可以依靠青纱帐。这就是说，白天可以隐藏在青纱帐里；夜里，等敌人不敢蠢动了，我们再回村里工作。

于政委和老金说要出发的地方，就是青纱帐里。

东方还没发白，我们就整队出发。大家踏着露水，在庄稼小道上紧

① 老百姓称伪军为“白脖”。